

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
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
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
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通謁
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
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曲

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

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

軾意又申公家傳亦載其

否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

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

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

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
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

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

曰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願對便殿自布衣除說書天

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闕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

人言罷之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

與願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

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

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

事體而言者謂願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

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

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願之

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

賢皆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
臣久欲爲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
謗於公正之朝每思之不無憾也今臣已乞去若復召
之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在外終無所憾矣

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驛別檢院屬中以不靖今
一 只與西監願初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
一 亦多附之者遂有濟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
一 毀竟爲蜀黨所排蘇軾就致遠道復云但恐不肯靖
一 簾中入其說故願不復往

再辭西監之命極論備有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
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乞奪勾崇福官尋去官哲宗

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
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
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
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
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
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謫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復通直及判西監之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鑿計旣而供

職尹焯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言者論先生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誖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崇寧二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痼疾始以授尹焯張繹

尹焯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初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

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先生

歿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

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

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

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具綾

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

延壽明道幼時名次日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穉中

矣

游楊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火

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

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

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

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

不至有今日事矣

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

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

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

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

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當有黃金藥椀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待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待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一願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斐文字中庸書

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胃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聽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餽銀百星先生不受旣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尹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揆所論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此不敢復讀

朱子曰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

南方學者從先生旣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膽若失自得

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先生常服蠶袍高帽簷劣半守

一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寸

繫縑曰此

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某修身行法規矩繩墨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庸志利祿者託其說以目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詬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顧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

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守老左右致養無遠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自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又曰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于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鉄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朱熹書易傳後曰易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

乎中正仁義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
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之書而已

又曰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
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
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
耕穫不菑畚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爲之意易傳却巨不
耕而穫不菑而畚謂不肯造其事殊非正意

沈无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延平延平曰尹說固
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
始說得此話

向見敬夫及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易傳徃徃皆無所得
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
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
免有可疑者

問程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
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
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程易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

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卽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

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小雅以後極好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着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又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

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

跋遺書後曰此書二程門人記其所見聞問答也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

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決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自無許多事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是自孔

千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
並朱

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胡宏曰二公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張栻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亦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又曰二先生書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又曰伊川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斁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數千載乃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說夢

這個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處然程子既沒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是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

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此理方說得透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孟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實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枝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

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今之想像大程者當識其明決中和處小程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天姿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二程橫渠橫渠最親切二程規模廣大

程先生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姿稟有夾雜偏駁處故大段用工夫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之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是明理質慈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

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甘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着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于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並朱子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外集

張載

橫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
為祁州法遷卅州雲岩縣令除渭州僉判熙寧二年
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
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
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
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
書雖愛之猶未以為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

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先生渙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呂與叔作行狀一作盡弃其學學焉尹焞言之伊川曰
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
弟無是事項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幾於無忌憚
矣

尹焞云先生昔在京座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
至論易次日先生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
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在雲岩政先敦本善俗知京兆王公樂道延致郡學先生
教人以德語學者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

聞法語亦多從之者

神宗卽位二年呂晦叔薦之曰張某學有本原四方之學
者皆宗之上卽命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
他日見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
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
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
嘿然所語多不合寔不悅

命校書崇文辭復按獄浙東或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
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敵囚此何傷獄成還朝
會弟夫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

歸居於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

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更息亦未始須更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皆有志未就

公去朝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爲賢人而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爲難公持論不變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未有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

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
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曰某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
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

公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溫
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
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
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
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
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
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
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
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
孔子爲比乎

明道詩哭之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
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
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朱晦翁贊之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
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生言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
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
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

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只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我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荅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朱子云橫渠此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又言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朱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它自來相尋

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朱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晡有養息有存

朱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同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朱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夫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明道日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据守子厚賦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來

伊川日子厚謹嚴統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上蔡云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有多少病在

又云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人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術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

言行外四
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
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
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

明道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
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
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
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沈西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
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學者所未到

伊川語

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
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
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達天德

問西銘如何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
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
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
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

言行外四
七
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荅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予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伊川荅先生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幼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答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措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邊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

朱曰熹旣爲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荅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

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

則體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合有歸趣太其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因復表而出之以副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卽是一個氣下節朱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冠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卽志氣之帥而有王宰之意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西銘有個劈下來底道理有個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問向日魯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卽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卽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閑室不避辱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卽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

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理

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失處若天道純然則無失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孝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曰西銘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

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強此而弱彼也

問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爲仁分殊爲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只是那當做處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

並朱子語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上蔡語錄

問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本只是一個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四時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這個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氣化而實不離乎

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處

朱子語

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便是圓圈裏陰陽靜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大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虛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

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個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去安等語槩可見矣

又曰虛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日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問說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紛紛不足謂之大和却說倒子曰彼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

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

差曰他是見得差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熹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釋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云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安當如此也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兼朱子

張戩

字天祺橫渠之弟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知懷安軍金堂縣轉太博熙寧二年爲御史裏行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復縣監鳳翔司竹監九年卒年四十七

知金堂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

熙寧初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啟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

王安石變法公上疏論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

者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公言絳左右徇從王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諂佞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繼其來芽蘖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卿刻薄辨急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十數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授臣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請中書爭之聲色俱厲公亮視首不荅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公曰某之狂直宜爲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日錄云公爲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請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爲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

嘗與介甫爭辨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公不能荅伊川曰却不向道只這個便是不會讀書

遺書

公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

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

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
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

伊川云天祺有自然德氣似個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
處規規去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四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外集

邵雍 康節先生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三十歲來遊于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諡

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

言外
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以晉久之而歸曰
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
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
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
然其歸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
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
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
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
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
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
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
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
矣

單思於易夜不設席且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
豫天悅瑰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
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
焉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猶喜爲詩平
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爲安
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日則焚
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

詩云樹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權然如親嘗曰言若至大病目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與富文忠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爲先生言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胷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閑安用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日其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富終不相忘乃因明堂裕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富意謂河南必以先生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屬遂以福建黃景應詔富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以先生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先生與秩皆不起當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先生時歐公參政素重秩故穎州

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
既受命卽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
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
春幸逢堯舜爲直主且放棄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
分監司無用苦開陳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
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
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
忘然亦知其爲人矣

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鄉相不易也溫公依禮記作
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
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此乎先
生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
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嘗過士友家晝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其上云遂
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
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
學樂善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
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庶耻欲行一事必

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天津隱居相近
富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其冬夏不出春秋時間
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富謝客戒子曰
先生來不以時見先生一日過之富作詩云先生自衛
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
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
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富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
行一日與先生論天下事富喜其不覺獨步下堂先生
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富曰忘却拄杖矣富常患氣痞
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富笑

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富雖剛勇遇事詳
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富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
富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
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富曰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
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
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富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
矣一日薄暮温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富
公晦叔欲借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
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
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
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

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其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王荀龍仲賢魏公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魏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備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洛之交遊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懽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醮會每出入皆倒

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决者亦求教先生以至誠爲之開論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先生所居安樂窩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其沒鄉人挽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

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遭如何溫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

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瑩于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辯惑

明道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

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諸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他疾甚革願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覺便如此又問亦先知死何也

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如此亦豈嘗學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謚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回所守曰節

按晁以道集叔弼後謂以道曰棊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棊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棊旣至洛求教先生特謂棊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棊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棊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張嶠述其行畧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幽陽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

晦庵贊其畫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滌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聞中今古醉裡乾坤

二程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携酒飲月陂上

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
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
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
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願知之堯夫不
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
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
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于
伊川伊川荅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
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
趙請先生與章同會章議論縱橫不知敬先生也因語
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
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
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
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也章慙服嘿然趙因
謂章從先生學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
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上蔡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
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
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

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
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
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
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
欲數傳與其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二十年工
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
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
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豈是加一
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
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
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
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
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圮下每
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
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尤須惜慎
勿輕爲西晉風

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程曰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或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朱子曰便是他有些
子這個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常說老子得易
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程子謂其不雜

以今觀之亦恐未然

程曰堯夫放曠

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

朱子曰程子稱之言看得四通八達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此四者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並程語

朱子曰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問它說風花雪月莫是會點意思否朱曰也是見得眼前這個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

問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他是甚麼樣工夫
下並朱子語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它曾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個甚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言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別蓋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關書齋獨處其中三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灯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

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

康節詩儘好看問舊見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鏡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子發作也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

個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

邵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喜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

先生誦其詩云施爲欲作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問邵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之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答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太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誦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嘿然問康節男子吟曰詩乃是說他先天圖數之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

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自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卽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邊生者卽是陰根陽七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却無對

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不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圖圖是有此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竒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此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個太極下面有個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先天圖一日有一個恁地道理一月有一個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個道理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萬六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上去

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

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歸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

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叅同契所言是也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圖圖之義此圖只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祕而不傳

問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何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云云意思

問邵之學似楊雄如何曰數言

熹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它說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人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楊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個他却識只是以三為數皆無用了他圖只是見得一個底道理後人便都無人識

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四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準八十四爻無非三數推之

言行外五
十六
康節之數用是加倍之法

康節其初想只是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是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

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會盛則必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慢時是衰謝又如看人面黃肌瘦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中便知有个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問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東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某謂此便見

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伊川之學於大體瑩徹而小節目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問程子所謂易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言都不曾去問他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起頭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它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个奇偶之數是自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拱著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拱著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

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是無他胷中所見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來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小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

邵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邵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又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先生曰這個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

邵之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

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康節之學抉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

康節之學本於明理

因論其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人寬閑快活處人皆學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亂時他自在背處

莊子比康節見較高氣較豪傑又有規矩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我畫口中默數則它說便著不數者說不着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外集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

言行卷六
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
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目正獻倅潁州歐陽文忠適知州焦先生千之伯強
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招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
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
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申
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
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
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始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覲又從王安石
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
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處也公聞之遽弃
科舉一意古學始與伊川俱事胡瑗公少程一二歲察
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歸禮事之而明道橫渠孫
覺李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
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
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
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
虛言不爲異行

正獻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闔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
一遷轉卽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

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爲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論况天下乎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武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晚居宿州真楊開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攷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嘗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揚赴單守過山陽

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于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
從者有溺死者徐仲車先生時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
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
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
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爲郡令公帑多蓄鰓魚諸乾物及筭乾籠乾以待賓客以
減鷄鴨等生命也

爲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
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
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
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如理中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

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爲人處
事每如是也

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
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
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
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
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
亦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
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

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卽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又言凡與交游書問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凡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祖父諱

或問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怒亦自消也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者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攷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

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悞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朱光庭

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調萬年簿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爲修武令改坦曲令以樞臣薦召對召汲公守長安辟僉判司馬溫公薦召爲左正言遷左司諫拜右諫議遷給事中除集賢修撰知唐州復召爲給事後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初聖元年卒年五十八

初受學於安定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二程於洛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怠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簿鄆縣張山甫簿武功皆以才名稱關中謂之三傑

神宗召對言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陛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溫公薦爲左正言者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論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
公自以遇知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
密勿啓沃多見施行

拜右諫議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遷給事中有詔幸後
苑賞花釣魚宴羣臣會春寒公請罷宴以祇天戒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
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
公遂出知亳州

公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
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
此意亦好

伊川哭之曰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
不疑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
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
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施於時
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
人相繼而逝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
則予之哭君豈交朋而已

胡文定履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
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策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
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
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劉絢

字質夫先世常山人祖仕宦家河南以祖蔭得官初仕壽安縣藩移潞之長子令元祐初韓維薦充學官王岩叟等薦爲春秋博士二年卒于官年四十二

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鬣時卽事二程受學焉君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明道嘗謂人曰它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

爲人氣和而體特特論不荷合跬步不怠學既病與予李願言

口每齋闕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王巖叟朱光庭言君少通春秋宜爲博士詔爲太學博及就試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卒也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

君春秋之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於士大夫平時有遺稿未就將終放手足自鹽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

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旣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異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

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

程子云質夫沛然

侯仲良云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云朱君雷意春秋之學甚善嘗見程先生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最多

李顥

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

伊川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又云明道語錄只有李顥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顥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徃徃錄得都是

公卒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鳴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予謂二子才器相類志尚如一可以大受期之遠到半年之間相繼而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

呂與叔亦哭之曰子之曾中閔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

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言行錄
九
呂大鈞

字和叔先世汲郡人今爲京兆人中嘉祐二年進士
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知耀州三原縣
以諫議授果州乞代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未上以
諫議告老不行韓絳宣撫河東陝西辟機宜轉候官
宰曾公亮薦知涇陽皆不赴後丁父憂服除間居大
臣薦爲宮教以仲九大防知紹興乞監鳳翔府造船
務改宣義郎元豐五年卒年五十二

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
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心所趨
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
唱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艱
於領解曰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
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宿賓賓然執子弟禮扣請無倦久
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

張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
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卽若蹈大路朝夕從
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
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
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丁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

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吊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君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卽明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若可推行

君旣感疾一日命內外洒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

范育表其墓曰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

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心知不二

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丁諫議憂服闋復洲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於是有所不任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

伊川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旣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旣已不疑而終復有疑明道云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篤信

呂大臨

呂大忠附

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而卒業焉元祐中除太博正字范內翰薦可爲講官未用而卒

君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捨祖宗之德伊川云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

又云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和叔任道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而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公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公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公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

並伊川語

范祖禹嘗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終汲公祭文曰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囚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其爲人所重如此

公兄大忠字晉伯爲秦帥有馬消巨濟狀元及第爲秦州僉判初呼狀元晉伯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旣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馬愧謝又謂馬曰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上蔡作秦教爲程氏

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向馬過之則上蔡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按牘委馬詳覆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馬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吕公教我之恩也

程子云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某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

上蔡云晉伯好學初理會个仁字不透予因曰世人說仁字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

一人作詩詠會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
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
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
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
悅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與叔之文煞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資質好又能涵養惜乎不壽某
若只似與叔之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與叔本是个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
子柔爲小人若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
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又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伊
川不破此說克己銘不合以己與物對說不會說着本
意並朱子語

蘇軾

字季明武功人橫渠門人卒業於二程元祐末呂大
忠薦之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
呂大忠薦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
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
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

意

公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靜館之伊川既行伊川謂
季明姝以遷貶爲意和靜曰然也焯嘗問季明當爲上
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
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與季明以焯言爲然
伊川曰各言各言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
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
依舊無所得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爲爲十七篇曰
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朝廷
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
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

胡氏傳家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行本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外集

謝良佐 上蔡先生

字顯道上蔡人釋褐登第授秦州教授建中召對除書
局官後復去爲學厚以飛語坐係詔獄褫官

習舉業已知名往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
得開將來可聖

見明道受學甚篤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
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
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明道又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

言行卷七
泚憤悱如此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这个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

頭胡文定公問矜字非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擢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于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在用却開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語錄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

可謂切問也胡曰何以答之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弃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美底心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
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覓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且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個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
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又云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

並語錄

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說

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
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
令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如禪家透聲關切須勉
之

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
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年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昨經
憂患任意浸薄矣

學之所貴有諸已爲難開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
覩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觀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
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直當朝夕點

檢令了了也 並手刺胡文定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所於
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
洛見先生謂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比來所
得如何焯卽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
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
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
耳 記善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震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
之坐定子發進口某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
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

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其飯酒五行
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
者與冕衣裳者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
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
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夫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語錄後跋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弟子遂為問曰何以教我謝曰吾
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
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
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孟
子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看非孟子恁地
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
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孔子云事君盡禮
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
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問
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替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
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將來與孟子全別
朱子云先生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
課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
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

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個緊要底字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碍處

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誦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

上蔡語錄 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跋語錄云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爲

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其語雖不能無過然却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於此亦有差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曰上蔡以來已然

上蔡大率張皇不安帖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學意思觀他說復與伊

川異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云上蔡論語序前面說得甚好但後面說與天地同流處太多適所以啓學者想像不帖實之心

游酢

廣平先生

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爲太學錄除博士擬知河清縣范忠宣守賴昌辟爲府教范再相除太博除齊州僉丁憂服除再調泉州僉上皇卽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

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

公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年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龜山云伊川稱游君德字粹然問學口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

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不爲

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雍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

朱子撰
祠堂記

公之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而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公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攷其師友所

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个意思便道中庸矣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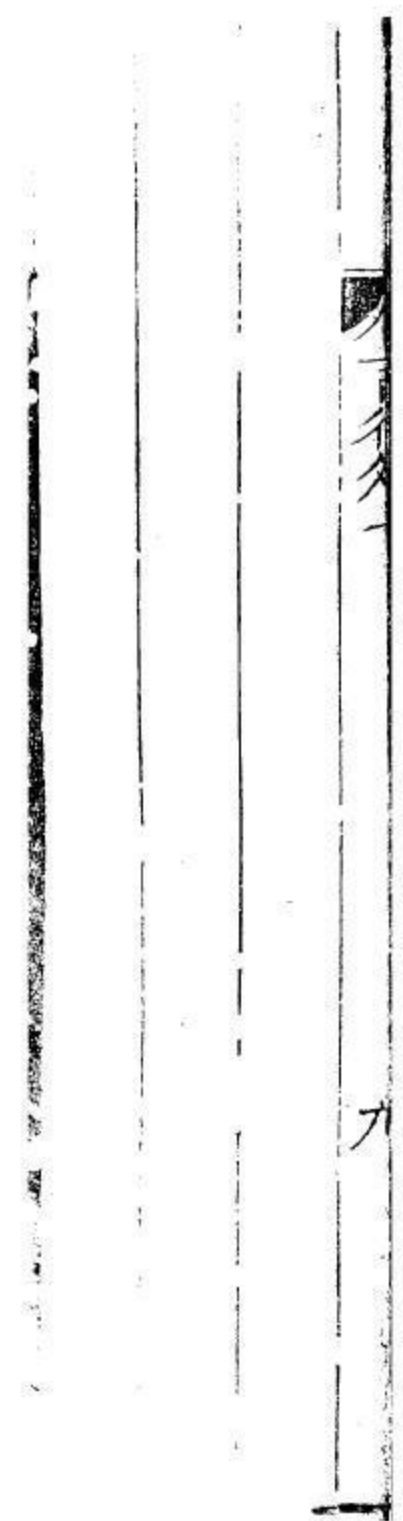
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中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旣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峇

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致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致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徃徃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爲然也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備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外集

楊時 龜山先生文靖公

字中立先世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
將樂縣因家焉熙寧九年中建士第調汀州戶不赴
久之調徐州法丁憂服闋改虔州司法改瀏陽宰除
荆南敎還餘杭宰除南京宗博後宰蕭山主祠差監
常州市易務宣和四年以祕書郎召除適英殿說書
靖康初擢右諫議兼祭酒請門除徽猷直學主祠改
待制上卽位除工侍兼侍講二年除龍圖直學主祠
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嘉祐中有二程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初授汀戶不赴杜門種學澆漓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燭理精深曉習律令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宣和間公知時勢將變遂陳政事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猶茲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淵聖嗣位公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閩人提舉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又上疏畧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與虜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

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况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尋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於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神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事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本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字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上皆從之

或意大學生又將伏闕鼓亂公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卽定矣上喜曰此無踰卿者乃命兼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病實安石

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也。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後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

之列

並別文定撰誌

五峯問此章直似迂闊，何故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肝心底創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蔽邪淫遁之辭皆破矣。

又言昔神宗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內，時王珪首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臣僉書本末，詳具不可誣也。元祐中蔡確去其黨，始造姦謀，冀徽後日之福。紹聖初，惇卞用事，欲報復私怨，遂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亦與焉。此非私於確，其實自爲因以中傷元祐之

人耳今乞陛下索紹聖中所修元祐時政記一觀庶以
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
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氣上乃
詔改宣仁聖烈皇后謗史

公天姿夷曠濟以同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
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
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
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
也

公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
以求世俗名譽既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道卽往從之
學時從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門居累年沈浸經書推
廣師說窮探之系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
也

明道在穎昌時公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喜
甚每言曰楊君震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
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
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
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公公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
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公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

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伊川語

胡文定云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道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云楊某煞聰明

呂本中云嘗聞於前輩以爲明道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上蔡云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南軒云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

伊傳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訐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禍攷其所致有自來矣先生奏其學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詎彼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得中庸爲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

瀏陽書畫像記

胡文定答陳幾叟書曰某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此是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

然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
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
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
海行旨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
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荅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其
赴召非畏海行旨揮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
不忍之心是以不屑去耳

又與宰相書曰楊某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
者鮮知之者知其又學而已之知者以為為然上方嚮意
儒學延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

當察此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造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
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語仲素曰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
驗之從容嘿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
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今之
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求
之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荅舜所以處之之
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偽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

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直是一個自然之理

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並語錄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

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心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及欽宗卽位爲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爲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京長子攸龜山遂罷並朱子語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此語最當

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輩畫一條具因商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蓋龜山當此時

雖負重名亦無救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

鹿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亦不信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安而成矣如濂溪資稟便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至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可見

龜山天姿高朴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先生尤甚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云其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又云龜山文字却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龜山立言却是有意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有辨荆公字說三十餘字夫荆公字說其說多矣而

止辨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
後屑屑與之辨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

劉安節

字元承温州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簿
除萊州教未行改河東提學必對擢監察御史除起
居郎遷太常少卿責知饒州移宣州政和五年卒年

四十九

公天姿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
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
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
人無貴賤小大一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志

辭也

召對便殿公言春官宜謹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
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
知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振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
不是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
司宜有相通政應調適緩急耳

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耆老以爲
吾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
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
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發廩活之一無失

言行錄
所者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
朝廷震怒追逮甚力人皆惴恐公獨泰然既而哲宗察
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

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
則有間斷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其
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
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
委曲訓戒之

問上蔡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
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
年長盛如一年間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
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節之徒皆忘却
了



言行錄八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外集

尹焞 和靖先生

字彥明一字德元其先洛陽人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請授和靖處士以榮其歸虜陷洛陽舉家遭禍公獨窺身入蜀居涪陵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七年始就職除祕書郎八年除少監除直徽猷閣仍說書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轉徽猷待制九年觀祠而去十年請老如紹興居二年歿年七十二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

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
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
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
爲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
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
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
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虜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死復蘇寘于長安山中
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來招之先生夜
逃去徒步渡渭久之止于涪紹興間上以從臣薦召之
力辭居一年後赴召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
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
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
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
就職

會虜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虜禍亘古未聞賴祖宗德澤
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
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
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
爲事遂使虜意亦驕謂我無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
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

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
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
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

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
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便爲口實要怨侮兵自困自斃豈
忍爲此議乎比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
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
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噬狼貪
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
之已甚乎

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

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序於
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

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
成務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
得如出諸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

墓誌

呂稽
中撰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
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日玩味諷
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
泳自得蘊蓄不燒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
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

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嘿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記善錄序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

公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言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祈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論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公言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公曰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聲某曰譬如鍾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公獨能力行之公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

言不多
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暗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斲學不以教果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從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不悞他一生伊川領之

公在廬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取學而時習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爲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徃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不寬所語錄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穎悟疏
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
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
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
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
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
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
士記善錄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徐名良字子厚問曰某有意
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
歸而求之有餘師

又語人曰放教虛門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
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
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
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稟議問曰如何先生艷然曰訓經
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朱子云如
此便是平日閑却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門人贊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朱曰
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朱子序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 先生言行錄序

又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喜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編恍然自失因以自詔云

或問朱子以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此 朝廷文字多是門人代作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語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伊川先生纔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把作死馬醫

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

和靖守得緊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抱得个不哭底孩兒

和靖才短只緊守伊川之說

並朱子語

和靖曰伊川門人馮理字聖先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張繹

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後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

至僧寺觀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

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之時從學者甚衆伊川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和靖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思叔始見伊川思叔頹悟疏

言行錄
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學者從之漸衆

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

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未可量也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劉質夫張思叔輩又未見有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比之康節橫渠皆不及

馬伸 東平先生

字時中或作時冲時舉東平人弱冠登第晦迹州縣靖康初以樞臣薦召爲監察御史中興初擢殿中侍御史湖廣路撫諭還臺言執政貶濮州監稅卒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

公調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公公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公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公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誅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公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畱滯時倉使孫侯按部至境早行見負擔者道傍假寐以待曉怪而問焉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卽呼吏書牒薦之卽日改秩公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武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公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虜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卽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太后爲垂簾計其書畧曰相公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

於人而實亾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趙以
歸耳虜人既北相公於義卽合變俱自列於朝上皇子
惟康王在外天下所係國統有歸宜卽發使通問掃清
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請歸死
有司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
羣心狐疑不知所謂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狀云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
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虜退
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
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
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徃相公尚處禁中未就臣列道
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扶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
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仲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
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人心未孚一旦喧闐孤
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廢事取太后命而後行
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
間應內外赦書施行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
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
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

王及之言於邦昌以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
可盡取以資用公言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
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吾君狩猶未出疆天下之

人方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
高宗龍飛公撫諭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汪
黃不法事作彈文方具藁而何兌追及於建康見之曰
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公曰彼忌我
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時方召孫
覲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覲親草降表
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
遂除司農卿公固辭乃繳進彈文執政怒甚搜求無以
爲罪乃指章中言劾成章上書事御中以爲趨向不正
遂貶濮州監稅

時用事者必欲寘公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

惜其去至戚嗟相吊且危之公襆被就道無憂惧色人
亦歎服公天姿重厚雖勇於爲義而耻以釣名不幸卒
爲仇陷於死武云十州屯淮上受知與不知莫不痛之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
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

公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公曰吾
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
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
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胡文定時政論曰仲言汪黃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
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

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
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閭卻成章也
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
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
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
當時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
軀爲國之人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靖康虜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
緘嘿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荅少焉屬橐
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
檜猶豫公帥同僚各附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公遣

人疾馳以達虜酋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
自虜揚言已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
琬得其言橐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斂其可
犯邪紹興乙亥春琬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
趣使往陳之琬卽持其家以叫閹檜大怒誣以他罪下
琬大理獄獄外未幾檜果死其家訟冤詔復琬官公之
忠績遂得昭白

子血書

字敦夫汝人

和靜云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

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

一日伊川語之曰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靜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靜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侯仲良

字師聖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也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雅言

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宜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

微皆察

尹和靖曰伊川謂戾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曰語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
而無深澁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
免疏畧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
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說戾子論語

周行已

字恭叔永嘉人

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疾苦塊坐一室未
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護醫遂娶焉愛過
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退

速每歎惜之

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又曰
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
禽獸不若也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

謝上蔡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或問周恭叔恁
地放開如何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
忒早

胡文定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原累大重若把得
定儘長進在

王蘋

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攷徙平江守臣孫公祐薦其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倅常州奉祠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二紹興二十三年卒

先生資稟精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謫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爲上言曰人心廣天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播充是心馬兩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楊文靖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朱震胡安國尹焞皆舉以自代文定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邵武軍光澤縣人元祐黨人深之子游太學被謫薦皆不第紹興初舉遺逸朱異行郡國還以公名對召對便殿除勅令所剛定官旋以憂去用進書恩改承務郎免喪會秦檜用事遂隱居久之起家福

言行錄
建帥司幾宜以事忤帥不屈移病告老二十年卒年

六十

龜山既受學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

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忠肅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竒之卽妻以女

秦檜用事公自度不能備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亦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一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情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

親極其厚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

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嘗遂以東書不讀坐談空妙符可以徵幸於有聞之者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胡安國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授常州判官改江陵推未赴如荆門道出江陵帥守監職司一見合奏乞除荆南教部可赴闕除太學錄丐外除提舉湖南學事崇寧五年例罷學士倅成德軍以舉遺逸獲譴除名大觀四年復官改正元斷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尋掛冠末年侍臣合薦經學可用旨落致仕除尚書員外郎三辭不允尋除中舍賜三品服宰相擠之除殿撰知通州中興初召爲給事再三辭

言行錄一
建炎三年再召固辭主祠紹興初除中舍兼侍講辭
不允二年就職呂頤浩言公屢詔偃蹇落職主祠五
年除徽猷待制知永州辭詔依差提舉太平觀尋除
寶文直學士八年歿于書堂正寢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
學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強識日明

登第時策問大要欲復龐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及官得之定爲第
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
擢爲第三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入見奏
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
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
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
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
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
成治功可立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
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已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
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汚者惟胡某一人耳淵聖嗟異焉
何稟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

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為名各付一面為衛王室禦狂
寇之計公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
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
廣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
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
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
急京師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北兵既有擁衛
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

樞密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公辭因致書宰相
呂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
於果斷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
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
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是未定命令
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
祐審謀能斷亦異矣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
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
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
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
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
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

守淮泗欲回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

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綱緼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人心廣大回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疎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會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過臣諫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

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詔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上謂曰聞卿與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奏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赴召時呂頤浩都督還朝欲傾右指秦檜指公爲黨魁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宮觀

公登舟稍稍沂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畱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名曰書堂爲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

初荆公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

言行錄
五
矣公自壯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
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
滅理用夷變夏始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
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
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衡之以五經証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
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
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
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
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
焉

公自傳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
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
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
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
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
是以爲急遽寢其業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
部過衡岳愛其巖壑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
職事所在也止罷官湖南僚舊饒行半道官呼樂戲
以待而交代楊越山具醢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
置語孟按周清坐談不覺日暮之暮也壬子赴闕過
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

爲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机阻豈吾徒爲燕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而止

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嘿察於言動雖在宴閑獨處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多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頌感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語必曰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言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志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語子弟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

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心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顛川魯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究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

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捨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留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游楊謝皆二程高第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以爲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仰言必稱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每字冲澹容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藹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

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實廬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官情如寄在焉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無不化民爲道深矣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南軒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揚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過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

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

有功於斯文矣

建寧祠記

晦庵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以後重朱子語

跋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一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

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爲器小此大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南巡不反二事尋些年代又遠已冷底罪過只此小不共負事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此亦是器小之故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熹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个行夏之時四个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

欲改從建寅

胡說公卽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卽位凶服如何入廟渠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卽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个權宜如借吉例

胡春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

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了

胡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爲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

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忖但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

問胡春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疑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否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

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意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它經先須於論孟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

胡傳家錄議論極有力

以上工夫不到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又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爲多

文定說較踈然較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爲密教翟公與知密州

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竒之後康侯問
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
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
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
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
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召則秦之薦
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
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

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言性善今先生之言反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言異乎南軒曰無以異

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一語之中已盡性之全體之言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

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馳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益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跡乎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

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南軒改作而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爪分孰能一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臆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脩吾身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即是性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

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

又曰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女正道變化爲世俗酬酢道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小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教大節日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五峯臨終謂處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个敬此爲

名論

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排布是文人之文

並朱子語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其餘述作與夫問荅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

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它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
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
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枻若非
正孺幾乎迷路

胡憲

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文
定學始聞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一旦歸隱故
山從臣薦之召授本州添教尋監南嶽廟爲福建帥
司准遣奉祠改祕省正字病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

崇道觀歸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沉靜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說入太學會元祐
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
陵處士譙天授文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
清故不有不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
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

先生歸

先生歸故山夕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
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
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

我侏侏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鶴怨因何事只
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
新裁多角冠指劉琪自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
要人看一章 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
一任閉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 五峯見之曰其言
有體而無用因別慶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
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

解嘲

晦翁致書曷曰前日聞煙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
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之效
乎聞之喜而不寐伏時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某切謂

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
根而已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
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其氣力易以鼓
動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能及灸其丹田氣海則氣血
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以泊然無復當世
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先生爲正字當奏事殿中
而病不能朝卽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
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
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
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極意顯

言無所避疏入卽求去矣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爲訓說嘗其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

晦翁祭之文曰惟公之生氣質溫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于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槽我櫛或漁于溪或圃于岡水鯉鮮腴藥餌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身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命典教于梓于桑作人之功于今歷忘中祀之官與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旣壽且臧云胡不以奄忽而亡

又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詢之咸令精熟

劉子翬 病翁先生

字彥冲忠顯公之次子以忠顯勳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忠顯薨執喪過禮服除卒興化軍秩滿以最聞

言行卷十一
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衰毀致疾自以不堪吏責遂
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觀以歸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
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七紹興十七年十二月終
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與出等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
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旣得祠祿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
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
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
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及兄弟之
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卽先生之猶子也幼聞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款
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原仲
至甲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與他所遊亦
皆海內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
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
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識
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

晦庵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
少未聞道官甫用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
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
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
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汝

尚勉哉

先生始得微疾卽入謁宗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決
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
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者論說
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
居兩日而沒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
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
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
爲辭藻所蒙皆處偏僻而求不及如波濤沙反以自渾如
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然者當存也今吾與二
三子旣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跋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
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爲開道之
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焚裂泮渙
沛然流出於戶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撰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
有所屬堯舜之民尚維之矣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
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此治亂興亡
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者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
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爲澤薰醜沉浸
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

講經制之道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窘而節人有怨心
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
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
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缺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
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
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然哉故樂
善如合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棄德也日新
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德之一言可
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直積力
又爲鈍才是自誣也

先生有復齋蒙齋二琴嗣子坪葆藏之門人朱喜敬爲作
銘復齋曰匪金匪石含玉其分雷伏於腹悶其神兮磴
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觀器寶履若人兮主靜觀復修
厥身兮與時偕出而不及其神兮

蒙齋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
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闕矣若其亨貞
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又跋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
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
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先生有聞箏詩曰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牕來隨風更迢遞縈雲響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鳴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心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音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請東客亦抱凌雲才

晦翁跋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語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時輩少及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爲法庶不失古人本分體制向後若能成就變化故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變而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舊法之爲穩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喜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居屬疾某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吾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

復有片紙屬某未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
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慕前修景行之懿

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
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
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
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
耳

劉勉之白水先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舉詔太學歸過南京見劉忠

定楊文靖授業後以言數臣薦詔詣闕未及召見

給札後省謝病歸紹興十九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
而成滂沛闕變厲懷經濟輩少能及之

踰冠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子得挾元祐書制師生
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
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
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囊下帷然膏潛
晝而晝晝而晝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
以事至某自徃叩之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
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歸

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劉公尤奇其才畱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昔聞一言之微融會貫通皆為已用而踐履日已莊篤

與籍溪胡原仲屏山劉彥冲兩先生每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則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宅別墅結為草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淡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冬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錄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于朝特詔謁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來秦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國柄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

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老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先生學本爲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取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昇之位卒先祀

晦庵曰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其徃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某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士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李侂

延平先生文靖公

字愿中南劍之劍浦人父諱渙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爲孝子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考郡吏請迎養遂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

禮車乘來迎先生往見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
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

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
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
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
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
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
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
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
人有以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與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
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
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
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
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
以高厚微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
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
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酌發必中節

後學荅問窮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
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矣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

言行卷十一
五
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荅之必極其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
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
故未嘗爲講解文義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
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
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流於疑似亂真
之說而不自知也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
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酬
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弃
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
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
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
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
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需釋之邪正分矣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
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
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
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誠誠之中悠然不知老
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
庶幾焉

韋齋朱松謂先生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

朱晦庵祭之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
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云山川草木昆虫人倫
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
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兄弟
洒洛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
哉游哉卒歲以嬉云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
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與化爲徒古
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唯聖學不絕
如綫先生得之旣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
歿孰云非天喜也小生拙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
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
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
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
掣安車暑行過我衙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
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
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
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云
問先生言行晦庵曰它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
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醉面蓋背
自然不可及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
之力

問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
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
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
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
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盖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
理出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得自是
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
他真不是如此

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
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
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个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
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
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
處亦是有此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
是有个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个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个
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使也是已發問此
體驗是著意觀又恁平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

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

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並朱子語

朱松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正字丁內艱服闋召對改左宣敎郎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

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史職如故修
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出知饒州
未上請間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
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贈官通議大夫

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游學校爲舉
子文卽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
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
超然有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
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
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感香渾浩流轉頃刻萬變
不可名狀人少能及

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
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
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
陸宣公之爲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
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
於致知誠意之地

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儻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
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攷者益有以自信而守
之愈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端而已
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

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
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
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
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
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
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
六師之重通道荆襄衝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
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
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
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

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
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闕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
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又言宜鑒既往之
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
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
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
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奠安而基
祚強固矣

虜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程等共疏言曰虜方吞噬
未厭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爲和之說以侮我耳又慮
我蓄銳待時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虜之和使卽秦之衡

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而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感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公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鈴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

皆久長之至計反覆惓惓不能自己其於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合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益益虛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公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

言名外一
三十三
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知不及至於邪佞嵬瑣簡
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
施於吏治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晚既屬
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色手書告訣所
善胡公憲劉公勉之劉公子蜚屬以其子而碩謂熹往
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
鄉者又如此云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終

外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

外集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爲徽人居紫陽山下父芾
齊官遊夏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芾齋歿託孤
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
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
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
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
力辭二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人對力
詆和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

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
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
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旨特改
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
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方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
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避室四始之
任八年因室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
又以放人戶逃移自以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
待次以荒政修舉除在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
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劄台守籍時相改除江西憲
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
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宮以
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
辭不許六月入奏除兵部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
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管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
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使入對再辭并具封事以進
讀終除主管文閣兼崇政殿讀書會執政有指道
學爲邪氣者方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
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官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
請仍舊直管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
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
三年乞補滿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

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
在潛邸聞名卽位翌日首召除煥章待制待講行且
辭入奏上二劄辭待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
忤韓侂胄御批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
閣待制與劾力辭遂行十二日辭修撰煥章閣待制
提舉鴻慶宮乞致仕不許

疾丐休致冬

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劾其不職四年從所
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奉文待制
却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
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諡國公淳祐元年上辛學詔列從祀

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卽了其大義書八字於
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
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間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
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
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
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
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闔然其光烈
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慙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
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
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懋懋真聰

廓開如源之方，曠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于德不日新，則時子之耻，勿謂此耳。克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愆動而思，躋學乎惴惴，惟顏魯是畏，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後書。桃符曰：佩韋遵考訓，誨本謹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翥，且仲先生父事之。旣而京學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人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而歿，獨事籍溪頭父。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葺齋，敬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曰：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甚，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文入室，須從原頭體認，本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人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向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

言行外十二
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七月之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榻間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竦慕而師尊之
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卽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策之有百害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
仁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安之念數年之外觀學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乎又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爲之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興初元帝嘗召命迥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者皆由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王欽叔先生首用其說以對首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壅佞倖方張

爵賞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
虜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
之

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
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則
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讀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
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家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
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縉纓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白
日休盡收湖海意仰希冰泐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
留遺經得細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白
雲政在望歸袂風颭颭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
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
里道中途可停輻勉哉共無斁意道一貫修先生答曰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安妙難名論謂
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醇醪處特達見本根萬化
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
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
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類相致以二詩觀之
則其徃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

言行外五
六
頗爲後人窺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歎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哭
益自始
歿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
又推之
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
若道之其後
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歛散俾
貧者出息什二
小歛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咨治通鑑編目成綱放春秋而兼

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西銘解義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
程張子書闡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
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
梯以言爲學者富因此而入也壽饑東萊至鵝湖陸子
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
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
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
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

辨析毫釐無微不至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為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為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於經後以還其舊云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一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子齋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旨重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作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

者不過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亾耻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言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卽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致不復廣招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塞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

掛摺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既歿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

十五年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間蠖伏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

廟之權非不樂聞讜言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
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靈廟讐耻而不免畏怯
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
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
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
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
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尚爲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上迎謂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
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
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
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
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
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
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
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饋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藉藉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拱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曰王抆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偵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震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竊羨雜進之害宜
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
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
間未能徹其私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
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
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
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
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
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旣莊而
難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旣足以蠱
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
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
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
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
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
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
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

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荅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啟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傳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爲次凡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容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時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

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尚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往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公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指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

爲得人矣而豈知其詣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人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嘗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胆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爲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聖易取
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真諸經
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
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
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
以爲入道之漸

五年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
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經之道次言爲
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
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
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
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惶恐拜命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管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
所論著者效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旬可以開益上德
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亦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
韓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
禮於門告之政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
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
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雜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

因免曠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嘗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達意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甚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卽降御批與宮觀丞相執奏不行內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

後改

率諸生行釋奠之禮于先聖先師

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惟道統濬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精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而理一原曰下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傳我後人如以復三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冀以言慶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寘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

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豪更號遜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歿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官有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比年加以瘧隔之証醫者頗用駛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句刻疾甚不能興矣多講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是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葺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謔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母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元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

友紛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
長辭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
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閭常在目
也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菴自
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
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
曲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
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韜以聖人之

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
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
矣哉云云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
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
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
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異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

學也

劉彌正
議謚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
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
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探其
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

之於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爲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一口泰寬展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覺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初無見成規候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有一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卻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

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藉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

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藉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云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也見他說得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同人麤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

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其遂將那裡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公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使自見得某後來

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着看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舊見李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終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

言行外上
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義隨文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夫了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語中庸却都不費力

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論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註解少間却被感亂後

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上工夫更從頭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硃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太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椅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

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已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某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某覺今年方無疑

某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去做工夫真箇是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摅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章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章齋病且亟屢日藉溪胡原仲白水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歿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歿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專學

馬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編交當
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
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
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
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
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言居敬者所以成
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
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
方莫先于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
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

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
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
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
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指不歸之前所以戒懼
者愈嚴愈敬隱微之過所以察者愈精愈密思
慮未萌而知覺不昧而動靜之間所以節不差無所容乎
人欲之私而有以合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
小成而適之正統在是矣

其爲道也存天極而陰陽外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
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存且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
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

言行錄卷之二
二十六
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
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
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
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
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
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
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道何事物之理任
細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隱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
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其發之也果而確
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
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
養深積厚矜持者純孰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
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
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
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
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
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
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申夜而寢旣寢而寤則

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初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成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益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之書以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寤或累

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
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
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
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
後世律尺既亾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
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
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
義鬱而不章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
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
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
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
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
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
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

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
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
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
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
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
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
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
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
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

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
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
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
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
諸儒之得失闡異論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
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
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
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
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

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子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烏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並黃勉齋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童童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子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蹉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

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歎

全上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至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

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
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
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
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煥然水
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駢率聖言鑿
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麓
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
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
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
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
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
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
渾灑磅礴不可涯沃而莫知爲之者

人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
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閱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
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曰未
備大學中庸白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
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

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
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
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
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前諸經訂羣
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者與之不可處
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
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
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
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二聖之占
歸專主筮占而實該商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

玩詞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
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篤厚之教其於禮
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
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且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
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
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
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以
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
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家法之深刻乃傳世
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宥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

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日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亾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折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絕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躐於荆棘獲宰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髮髯其萬一也

白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生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騫於該洽者旣以習見矜矣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藉先秦古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芻其煩蕪參伍辨証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

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透柯葉
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
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
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
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
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
其應如響愈扣愈深覺學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
融貫於一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讀書以爲理苟有見處亦當
攷諸書有所証驗而後信其有所不疑而後安不然則德
孤而與枯槁寂寞有異矣漢之大業何有哉矧自

周衰教

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

惟有書耳豈可輜輳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
以心體之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
心以是克己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
理無窮歲月有餘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
禮兩極其至石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
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
別義利毋言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
極言之每讀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
見諸生繳紉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
本體使深心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鳴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血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在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頌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王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藉卜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日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並李方子撰行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外集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身
壽春徙開封公爲開封人以祖教任恩補將仕郎登
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
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士試館職除祕書正字丁父憂
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國史編修遷
著作佐再遷太者兼禮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詔編類
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開
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

淳熙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嘉泰八年賜謚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困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固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質而殺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各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

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

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

其偏勝及所與處皆當考

復須識一君

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

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統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爲統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孰嘗有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法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大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人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

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分毫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論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疑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徧復見之焉則不但遺而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
箴而過將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書曷爲而不使我
失箴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
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有雲夢之富而
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
而未足以議兄之髮鬚也若乃孝友之節勸勵如帛
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之羞爲訐秉
義以飭躬而耻爲介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
恭猶歔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闕廓
旣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
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旣厚
而養之深取之旣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
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
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禘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
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計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
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雪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
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
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
哀哉我實無似凡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
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
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箴而

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懷計車而偕至
考日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
道之衰乃至此耶

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說
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
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
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結論論著固不次一日爲懽至於氣
候之喧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其察物內省蓋有

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因爲深根然於

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
其誨我亦諄諄矣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目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
曾仔細研究如闡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仔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
且洽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
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

所以看養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正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渙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鷓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歛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並晦翁語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公文檄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

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靖江經畧治聞詔特轉承事卽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運副卽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而病革且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比詔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謚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肯之

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乎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

孝宗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起忠獻公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檄宜文字公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惶惶置以君父之責爲已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元上卽進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敢下問中原之空天安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息此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上皇亦召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筭猶未決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回虜時忠獻已辭世卽草上拜疏言吾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悉爲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爲監而深察之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爲破虜

之一奇也然破虜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陞辭時宰相方藉恢復之說爲身謀而其所以爲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答見上卽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習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氣必固天人之將不旋踵矣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爲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及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饒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階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

論者猶以爲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訓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爲過計之憂哉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富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未清四海克肇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月上乃聞之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苟且之意以事

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尊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下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沐浴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

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朱子述
行狀後

嘗曰廷對瀆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瀆是立得腳步是當

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爲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爲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廢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祖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爲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爲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豈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答鄭自明書云大理難館資質難特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闊徂於評量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理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某切覲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若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

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卽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同必矣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奉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感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盡也顧聞公之臨絕首以納忠名實佐而與訣委付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潔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膈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嗜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徃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

一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常謂兄且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而講書謂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是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澁訥交際醇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及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益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可公者矣內及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堂堂東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不厲明死而不避其緩縱而不立異不當同習懷坦然無復隔閡之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與公交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公處愛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之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矣然有一于此公在生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

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竭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士先生之言行曖曖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申徒事見莊子內篇五卮上嘉元者也尊足事乃叔山無

趾前見上

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國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預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云云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

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友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益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其高遠而卒及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
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
太高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談時便覺人問人曉會
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
人言多不敢過爲高遠之論

敬夫大聰明看道理不仔細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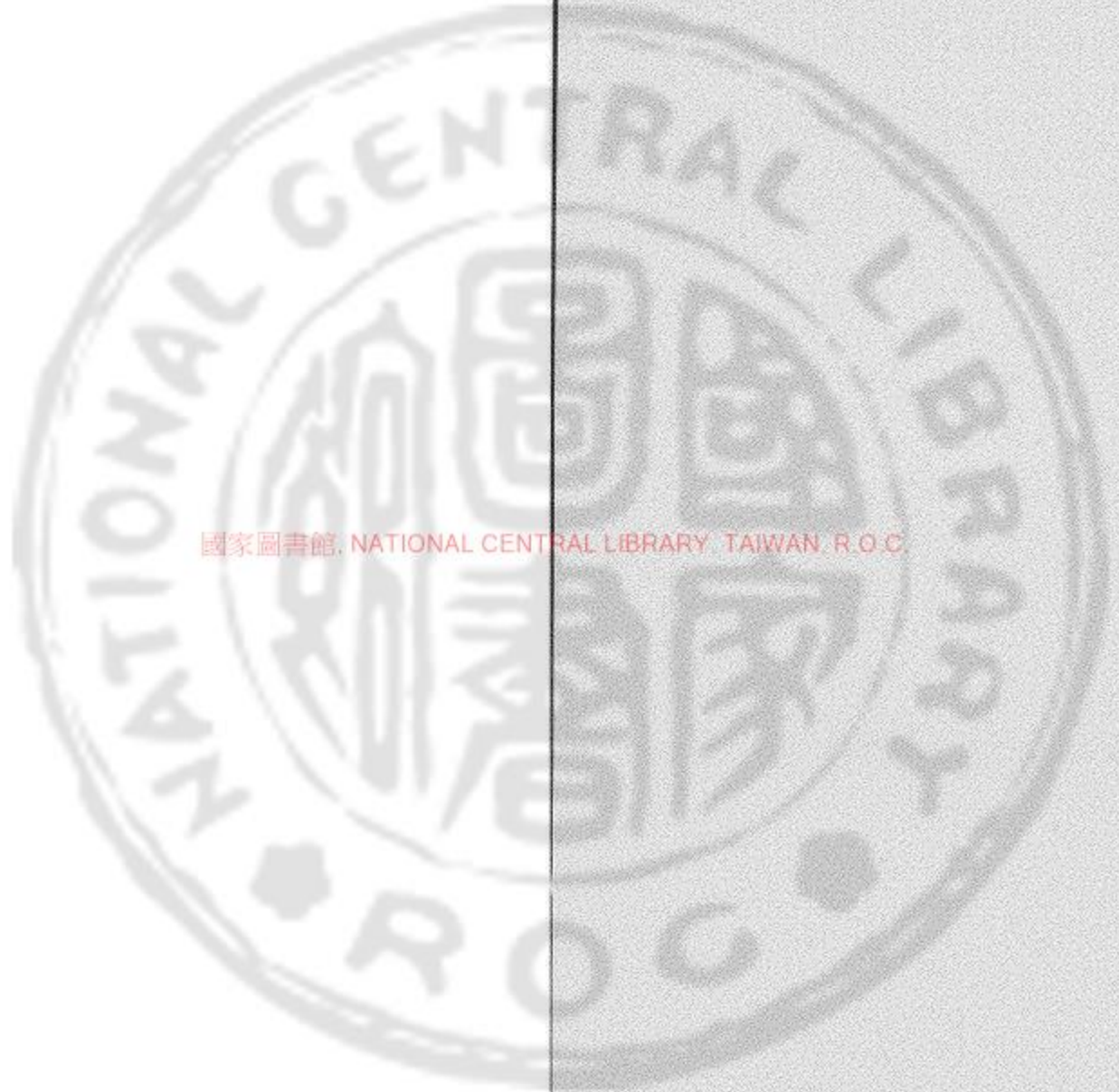
覺習中洒然誠可歎服

並語

言朝道學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言行外十三

夕集
十七



魏挺之 良齋先生

字元履後改揆之字十實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
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所以鄉舉試禮部
皆不第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薦于朝時相厄之
不得召乾道四年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言其行誼
特詔徵之賜同進士出身授左廸功即守太學錄後
罷爲台州教九年閏月卒年五十八淳熙三年追贈
宣教即直祕閣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竒之已而徧從鄉之儒

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宰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倡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使從食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不聽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祛失惟恐不及後進有

一長必亟稱而方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已意亦
面質不避大抵爲人最隆於義也

平日制行以急公攘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
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矣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
豈止千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往
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
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略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
亦庶幾不虛矣但其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
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
人心所同也

晦庵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越遠志節堅高
爰自弱齡嚴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夫中歲攷
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若獲於已推之
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疵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
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時警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
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過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倦
倦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詔追誰謂一疾乃訖
于斯念昔交誼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
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
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

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岑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祗以爲累日月有時清緜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誠來飲來食蓐妻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墓其實銘之其曰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觀及還之命也時觀勢方盛其竊過憂恐貽異時丘壠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怨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孝宗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

良等歎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卽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宣教卽直祕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不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堅寵褒之無間存沒遠近溥聞感歎興起其且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恩賈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日贖其願望回隱之咎云

揆之本以韋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過近幸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

閔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謹云

劉清之 靜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興二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未上下父憂服除改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黃宰龔茂良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闋倅鄂州歲滿諸司薦知常州未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

管雲臺親寧宗嗣位越月起知袁州而已病矣淳熙

十六年九月歿享年五十七

四五歲讀李湘家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絕口父母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效人讀書耕田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於兄蚤夜力學志意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以爲舉之習

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除太常簿以啓謝諸公有曰有如懷祿希世將

恐初心之遂亡儻或獻諛取容何待已知之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無如也蓋爲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義理者爲難其人亦謬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庶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公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也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晦翁卽盡取所習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向未識公已深知公爲人其後書問徃復神交心契公天資旣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詣而當世鉅儒如王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已爲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欽欽并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見義必爲無所顧慮訓誘後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

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拔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者同

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爲急務見初仕者必勉之以事君澤民爲志聞人之善樂道不已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尤愛惜士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今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謂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贄晦翁略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某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人切矣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

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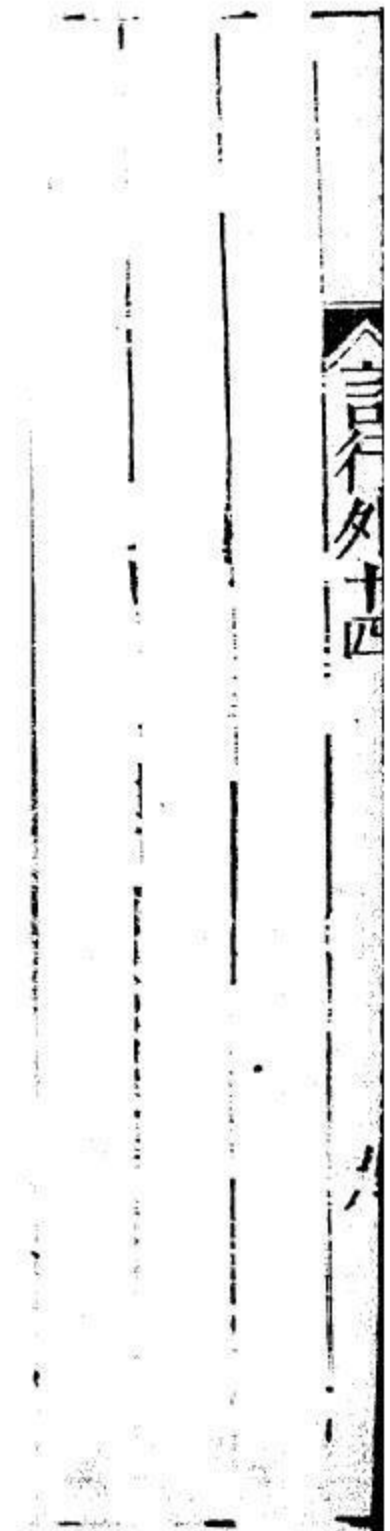
世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旣行聞於當世矣而悅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旣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母欲速母蓄疑先後疾徐

言行卷十四
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公沒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淳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恩昏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與寡而蒙駁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礎之益歲晚尤親然而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病衰而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五

外集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太學爲學錄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淳熙甲午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春調全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負時秦檜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
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問問侃侃和而不
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
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假則與弟子
適場圃習射曰是故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
鄙弓矢爲武夫末藝

乙未歲湖之南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
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
長比閭之士卽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
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
借王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
境閱習屯禦皆可爲後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
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膠轉雖
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
非唯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旣專且
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必
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
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於異端小道
者旣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
旣其文而不旣其實摹規而畫負擬矩而作方雖或

似之而卒非也

方其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晦菴饒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添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且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晦菴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畱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至有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晦菴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續之夕與其昆弟語惟以天下學術人材爲念少

焉正臥整衾食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沒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

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於胸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云嗚呼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靜復齋之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淳熙元年授
洪之靖安簿未上丁繼母憂服闋調建之崇安簿八
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九年以侍從薦除國
正十年遷勅令所刪定官十一年修寬恤詔令書成
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
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六年滿祠光宗登極除荆門
守紹熙三年冬卒於官享年五十四嘉定三年賜諡
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靜重
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
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
書紙隅無捲指讀不苟簡勤於攷索

嘗曰巾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
子之言支離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
曰未嘗款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
爲江西陸子靜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
出於自得

淳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文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言而喪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與事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領在於

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喜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于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逃入德之方矣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訪求智勇之士
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
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
怡愉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
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
方之言斯可以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自警藝之進
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業日有
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

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
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行所恃否則
有腹背心脇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
已在荆門之脇出郢之郢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
在荆門之腹餘石聞也淺津波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
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
者以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
用而倉廩藏庫之備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
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
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
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
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
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黃爲太平嚮用五福此
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
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
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
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欽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彛是訓于帝其訓無
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
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
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
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當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
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
是非知有父子兄弟朋友義婦順朋友有信卽
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
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
歿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言行卷十五
八
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
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
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
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
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
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
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
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
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
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
曰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
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
必然之理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言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已
分內事卽宇宙內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
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
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
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慮念之 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理與我同類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末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

動與理會哉

孔熈議論

其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口言訟是非以荅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昧未忽省此心之無不遍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門人楊簡撰行狀

東萊東晦菴曰子靜畱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菴荅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阿比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

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此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

九節

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非正

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晦菴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試濂溪不已先生因爲之辨

第一書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

晦菴荅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晦菴荅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答之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傅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偏了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入欲雜乎其間

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持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

政事之間者但宜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捨諱
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門戶尚有所據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
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某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
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其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
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
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
是吾夫子家風某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
到地位象山曰吾子在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某
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人要其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
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落陷穽卒除不
得晦菴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能
文若得人點化是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
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
異而瞞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並朱子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行夕三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外集

陳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壁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卽位伏闕上鑿成箴又不報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袁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

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
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髮髮蒼
之句其直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紹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畧曰中國天地之正氣
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
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
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華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
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
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
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之初君臣
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
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歿南方天下之氣墮矣
自非逆亮送歿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爲何事也今醜
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
不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上下
苟安而爲宴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不報

再上書略曰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
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
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
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有爲之志乖矣此臣
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

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月待命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將測陛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爲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五六十年的計有可以爲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之禍蓋國家之大耻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鏗和隨不復知讐言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維以求遠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三三大臣反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略如此三三大臣已相顧感然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識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其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則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卻齒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閭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溷湯沸火熱元元惟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力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徃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過首征楊州重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屢發取荆南繼冲棟擘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領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踈踏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虜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殆一解兵修貢降玉在列施袴麻鞋綠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

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誓以禍福實賴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於邊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石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虜接回驚弦慘骨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遠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咸市皆禱于淵顏亮凶讎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燕越之而倒戈白取夷滅壽

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酒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後良斥退奸邪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

帝王之術勿調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主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茅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迨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迴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妙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沮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

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且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益也

又曰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某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

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得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亦皆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自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洒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

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工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道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不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着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務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
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
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掀却臥房亦且
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即從
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籠蒙却一
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宇宙身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
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
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矣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細去義利
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
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

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

光大而高明矣

並勸
翁書

晦翁以道學為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少假
借至調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
忽軼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粹面盎背則
某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
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
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世俗所謂窟塊大癩飽有餘而文
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

某官

三歲大比人

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

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
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
之聽親闕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
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逮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
謝宰執其啟云數十年窮居獻詔不辭豹變之懷五千
言上徹冕旒談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
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窓六廷帝廷上恢
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書膏土之兼
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昭主上得宋廣平而寇
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
初心重溫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
繫單于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疑滯議論風生疊疊
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
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
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
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
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

稼軒辛卯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
珠明玉堅八方容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
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

言行卷十六
狼得彼滅馬革殆其庸奴天於同父旣豐厥稟智略橫
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橫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
間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十人一律不然少貶動
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
楊億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矜
才脫廷尉繫先多士嗚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
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
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
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大原決勝卽異時落魄之齊賢方
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天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
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

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
閩浙相望信問未絕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
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懋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
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
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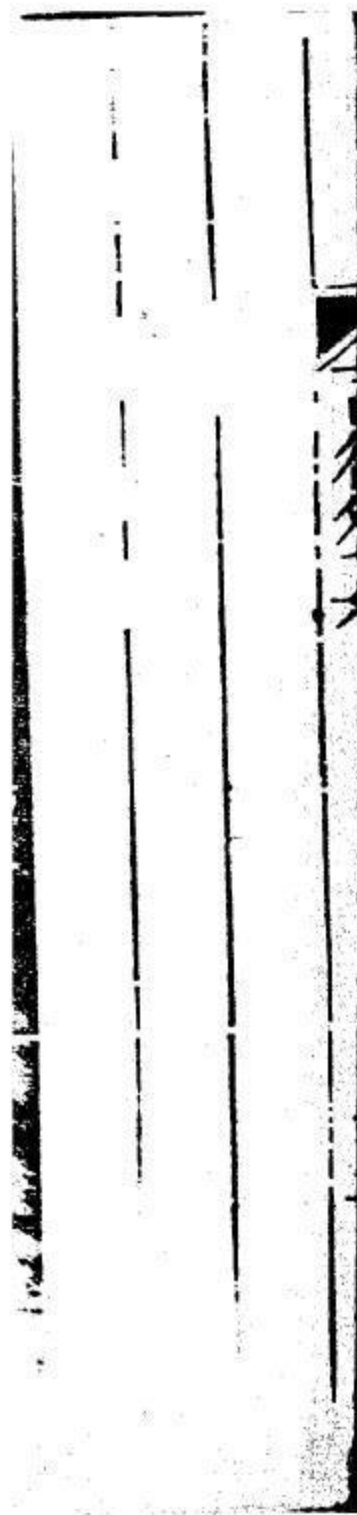
清和也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麓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_之建陽人師熹晦菴慶元初年黨穢不禍作
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嘉定三年夏旨贈迪
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劄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
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
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
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簡
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

別州編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晦翁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乃知有旨揮

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晦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立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事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

又按別錄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州就貶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叅同契所疑叩蔡蔡應荅洒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叅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容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

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緝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略病痛欲

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間中
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
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其恨匏繫不能
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
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並晦翁書

戊午歲元定卒晦翁哭之慟冬十月祭之曰某竊聞亾友
西山先生蔡君李通羈旅之嫻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
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墓前以奠哀哉尚享

又與勉齋黃幹帖云本道之極已歸陳坂上一寺山先
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壙也善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
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
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
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上而藏而我於君之
生旣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不能扶曳
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窳窳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
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
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
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

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蓋深致其哀焉

勉齋黃文肅公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畱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燭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右禮樂兵制度數皆正

其流而會於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與盲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文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呂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亾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

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渥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歲冬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稽古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

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觚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著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舍夔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挐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擊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依卒通乃能奮其

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考互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夫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 詔曲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纂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弦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夫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 書多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毫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

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
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
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
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
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
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
家者惟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
以八十一爲分大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
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
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曆固自
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
恐當絕勝諸家也

真定庚午夏追贈李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
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歿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
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
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
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蔡沉 九峰先生

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卜居九峰當世名鄉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紹定三年五月歿年六十四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饋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與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目匹也君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眠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者亦曰成吾書者

沉也

君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存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

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

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
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
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
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子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
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偽學之論興聘君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
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怛居者率不能堪
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有與之思楚囚
之泣也聘君不幸沒喪所復徒步護柩之歸有遺以金
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
其先也

